

CHUN XIANG QIU YUN
《儿童文学》2004 年度精选本



春香秋韵

CHUN XIANG QIU YUN

1

主编：徐德霞

《儿童文学》

精选 2004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春香秋韵

CHUN XIANG QIU YUN

《儿童文学》2004 年度精选本

1

主编 = 徐德霞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香秋韵 1.2:《儿童文学》2004 年精华本/邱勋等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5
(2005.8 重印)

(《儿童文学》典藏书库)

ISBN 7-5007-7460-5

I. 春… II. 邱… III. 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0937号

CHUN XIANG QIU YUN

(1.2)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海飞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主 编: 徐德霞

插 图: 孔 雀

责任编辑: 王桂馨

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校对: 鸿 玉

责任印务: 武桂香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 编 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 行 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 // www.ccpgg.com.cn

E-mail : zbs@ccpgg.com.cn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6.5

插页: 12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字数: 660 千字

印数: 15001—30000 册

ISBN 7-5007-7460-5/I·628 定价: 38.00 元 (两册)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序

王泉根

素有“中国儿童文学第一刊”之誉的《儿童文学》杂志，在进入“四十而不惑”的英年岁月之后，接连编辑出版了《一路风景》、《盛世繁花》、《岁月留香》等三套浓缩了40年来在该刊发表的精品力作。这几套选本丛书风行各地，一印再印，深受广大小读者与大读者的欢迎。这一现象引起了儿童文学界以及少儿报刊同行们的热切关注与深深思索：在今天这个影视、网络游戏、动漫横行天下，纸质文学类刊物发行低迷，甚至有人哀叹“文学将亡”的时候，究竟是什么使《儿童文学》办得如此红红火火？《儿童文学》编辑部手中到底握有什么魔方？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研究者，我自然也会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当我通览了2003、2004两年刊发的24期《儿童文学》后，我的心里豁然亮堂了起来，并欣然提笔为该刊的年度佳作选作序。我终于找到了久久寻觅着的答案——“直面未来”，这就是《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始终赢得读者，并确保“中国儿童文学第一刊”地位的原因。

直面未来，首先是直面千百万《儿童文学》的忠实读者，始终高扬为儿童、爱儿童、全心全意服务儿童的文化旗帜。按照联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界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未成年人。儿童象征着希望,代表着未来。今天的儿童在想什么、做什么、爱好什么、时尚什么?有什么憧憬、梦想、愿望、烦恼、痛苦与迷茫?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激情、郁闷、疑惑和思考?今天儿童的身心特征、思维特征、社会化特征又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任何一家少儿报刊所必须关切和回答的问题。因为只有真正把握住了今日儿童的时代性、独特性,才能使我们的作品贴近儿童的现实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贴近儿童的审美接受心理与阅读经验,为他们所喜所爱,让他们获益获趣。《儿童文学》杂志的成功经验之一,我以为首先就在于把目光始终紧紧盯着我们今天的少年儿童,盯着他们的成长与烦恼、梦想与现实,盯着他们的精神生命世界。《儿童文学》精心组稿、编辑的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提出的话题、塑造的形象、审视的对象,是如此艺术地、生动地、全方位地传达出了当下少年儿童的精神生命与现实生活世界,代儿童立言,为儿童说话,写出了他们的眼神与心灵、流动的血脉与炽热的情感。2003、2004年度佳作所入选的各类文章有力地印证了这一判断。当编辑的心与儿童的心一起跳动时,我们的儿童怎能会不喜爱这份全情地为他们服务的刊物呢?

作为一份纯文学刊物,《儿童文学》直面儿童的理念与精神更具体地体现在对青年作家队伍的培养与扶持上。这是一件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一茬茬青年作家的涌现与成长,是我们文学事业的未来与希望。青年作家不仅属于当下,更代表着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界还清楚地记得,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儿童文学》就把目光锁定在青年作家的培养上。1978年12月,《儿童文学》与《中国少年报》两家编辑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文革”结束后全国第一次“儿童文学创作学习班”。正是以此为起



点,《儿童文学》发现、扶持、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在新时期儿童文学界响当当的青年作家,这批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或第一部作品集都是在《儿童文学》杂志上发表或经《儿童文学》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当年的青年作家如今都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如曹文轩、沈石溪、刘健屏、董宏猷等等。

进入新世纪,面对市场经济传媒多元化的激烈竞争,《儿童文学》进一步加强了培养、扶持青年作家的力度与举措。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儿童文学》为青年作家的“闪亮登场”提供充分展现其智慧与才情的平台,推出了“小说擂台赛”、“精短小说征文大奖赛”、“童话擂台赛”等特色活动。而“小说擂台赛”尤其值得称道。该栏目以已成名的作家为守方,初出茅庐的作者为攻方,在《儿童文学》杂志上一展身手,一决高下。跨 2003、2004 年两个年度的小说擂台赛打将下来,一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青年作家与精彩佳作呼啦啦地浮出了水面。其中较突出的作家作品有:饶雪漫的《谁可以给谁幸福》、黑鹤的《饲狼》、刘婧的《家庭日记》、韩青辰的《水自无言》、黄春华的《心灵的眼睛》、郁雨君的《从沸点到冰点》、张国龙的《血疑》、肖曦的《胜子秋天里的心事》、王巨成的《第三只手》、伍美珍的《一桌小肥肥的交锋》、林浴虹的《沉沦》、范先慧的《梦徊梁都》、殷健灵的《七年》等。在“诗路花雨”的儿童诗征文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个脱颖而出的青年诗人的名字,如涂明求、何腾江、莫问天心、巩儒萍、陈莉、刘渊、魏捷、彭天喜、冬婴等。青年作者的小说、诗、散文和童话,带着阳春三月的晨露与草香,倾诉着如梦岁月的心曲和情愫,传达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成长事件中的深切感受,以及在这感受背后充满着这一代人对青春、对未来、对现实、对梦想的透视与思考。于是,一批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就这样通过《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坛站立了起来。他们之中,或许将会走出未



《儿童文学》典藏书库



来的曹文轩、秦文君，以至叶圣陶、谢冰心。

希望总在于未来。《儿童文学》正在做着建设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鸿基伟业的基础性工作——为今天也为未来培养着一茬茬作家，服务着一代代读者。当我们翻阅着2003、2004年的《儿童文学》年度佳作选本时，我们分明看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希望，听到了雨后春笋拔节的那种难言的感动与声音。

2005年3月17晚9:00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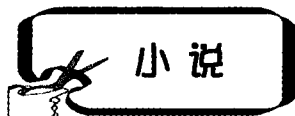
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





目录

序	王泉根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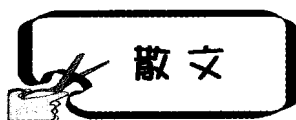


荒泉	邱 勋 (1)
山路弯弯	李树松 (4)
我们不是井底蛙	尹元钧 (8)
投圈游戏	曾智平 (12)
和李云龙去流浪	谢华良 (17)
找牙	常新港 (27)
一滴泪珠掰两瓣	黄春华 (32)
永远的蝴蝶	谢学军 (90)
少年刘大公的烦恼	张之路 (93)
黑夜里的放逐	立 极 (131)
走猫步的老鼠	袁 欣 (136)
凤凰涅槃	胡 炎 (143)
我爸我妈的爱情故事	王 锐 (146)



《儿童文学》典藏书库

毁灭——永恒	姬雪焱 (150)
乘凉	孙朝梅 (166)
一只狼的 14 天	王 族 (177)
香豌豆的春天	三 三 (213)
兼职教师	黄春华 (225)
浅水鱼深水鱼	羊 斌 (231)
没有妈妈，那又怎样？	姚鄂梅 (237)
蓬蓬裙春天降落	雨 君 (284)
唇膏的秘密	岳 勇 (302)
新娘和羊	刘黎莹 (307)
朱三皮	张留留 (311)
蓝关的最后一场雪	鱼在洋 (322)
古屋幽猫	幽 幽 (328)
没有尾声的故事	王熙章 (336)



严冬海猎	陈秉汉 (341)
铁桥那边的林子	薛 涛 (348)
青春的独白	何腾江 (351)
外婆的歌谣	陈 词 (355)
老祖母的嫁衣	贾 为 (365)





门前有株报春花	肖 懂 (370)
大峡谷撷趣 (三章)	湘 女 (373)
熊·杜鹃·食物链	杨保中 (386)
夜别枫桥	林 彦 (394)
童年的花路	依 然 (407)





荒 泉

邱 勋

在渺无人迹的沂蒙山深山褶皱里，有许多干旱的石壁缝。其中却有一条就像早年间的铜壶滴漏一样，半天一滴半天一滴，滴滴答答落下来一串水滴，一天一夜能落满几桶水。多涝的天也不增多，多旱的天也不减少。就是由于有了这点子水，不知何年何月起，旁边搭起一个小团瓢，出现了一户人家。团瓢是沂蒙山穷人的房子，全用碎石垒成，连房顶也不苫草、不挂瓦，只是盖一层薄薄的青石板。形状是圆的，叫瓢，不用说是很小很小的了。

文革后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用了一整天工夫，衣服被荆棘针刚破好多处，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团瓢。全家三口，老爹老娘像是 40 来岁，又像 50 来岁，也像 60 来岁。儿子个头不高，呆愣愣瞪着两眼看人。临走的时候，老娘问：“同志啊，蒙阴城那鬼子走了没有啊？”引得来人一个愣怔，又一阵感慨。

说这里渺无人迹，其实还另有一家邻居。这一家比他家人丁还要兴旺些，一个母亲带着四个崽儿。那母亲是一只灰毛老狼，四个崽儿有男有女，大的已经能够自己觅食，小的还在吃奶，老狼肚皮底下挂着两只鼓鼓的奶头。这一家子在这里安



家，也是因为石壁缝里日夜不停流出的那几串水滴。

两家和平共处。团瓢一家太阳落山后把空水桶放好，早晨太阳出山时把接满水的水桶担走。老狼一家太阳落山前来喝水，一个白天，石窝里的水也积下不少了。遇上水桶没有担走，老狼一家也只喝石窝里的，桶里的水动也不动。桶里的水有时接不满，来担时石窝里的清水再多，团瓢一家也不向桶里添。有时取水时走对了面，有一方会主动后退一箭之遥，让对方先取先喝；对方忙完了，走开了，自己再前去喝水或担水。

有一年下了一场大雪，这雪那个大啊，如今 20 多岁的年轻人都不曾见过。真是沟满壕平、混沌一片，把枯树半尺粗的杈杈都压折了。雪停了，冷风一吹，树枝上、石崖上挂着几尺长的冰凌子。团瓢一家窃喜早就备足了干柴，把炕头烧得热热的，全家猫在火炕上。半夜里听到外面雪地里有动静，从门缝里望去，只见老狼一家五口，缩着身子，夹着屁股，哆哆嗦嗦钻进他家门外的柴草垛里去了。准是它家遭了灾，让大雪给堵了门、封了洞，把个老窝给掩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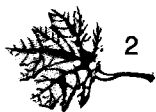
儿子从炕上坐起来，张了张嘴。没等出声，老娘把他一把搵倒在炕上。

第二天太阳一竿子高了，得出去开条路，弄点雪回来化水吃。开门以前，老娘高声喊道：“走吧走吧，黑天再来，俺们要出门啦……”

连喊几声以后，老狼一家五口，从柴草垛里拱出来，前后相跟着，走了。

天黑以后，团瓢关了门，那一家又回到柴草垛里。就这么一直待到大雪融化。

过了几个月，团瓢这家不知从什么地方给儿子找来个媳妇。那女子腿有毛病，天天坐在蒲团上用老年间的纺车纺线。又过了年把，添了个男孩，团瓢里传来了婴儿“哇哇”的哭





喊，小小的团瓢变得充满生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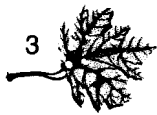
这年秋天，团瓢一家老少三口出门采集山果和柴草准备过冬，只有儿媳和小孙孙在家。老娘牵挂着小孙孙，太阳老高就先回来了。转过山口，就听团瓢方向传来儿媳吓煞了、急疯了、哭喊声，又见一道灰白色影子从团瓢里冲出来，急急忙忙朝山后去了。不好！那是一只小狼崽子，口里叼着一件东西。老娘立即周身放了大汗，因为她看出狼崽子叼的是不满一岁的小孙孙。就见她扔掉手里的口袋，也像老狼一样长啸一声撒腿朝山后奔去……

天黑后爷俩回来，在十几里之外的后山找到了老娘、孙孙和那只狼崽子。小孙孙被咬断了喉咙，已经没气了。那只健壮的狼崽子也死了。它被赤手空拳的老娘抓住脖颈，死死地摁在地上，竖着一对獠牙的长嘴深深地插进沙土之中，身体已经僵硬了。老娘——不，这位老奶奶，脚上的山鞋早已不知去向，两脚血肉模糊，10个手指捅穿狼崽子的皮毛，深深地刺进它的皮肤和骨肉。她的身体早已僵硬，儿子费了好大力气，也没能把她10个手指抽出来。

爷儿俩把两把柴刀磨得锋利，一是为报仇，再是防备报复。但是发现，从这天起老狼一家四口，再也无影无踪了，就像从山间蒸发了一样。又过了几个月，团瓢一家也不知去向，没有踪迹，也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团瓢塌了，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又成了一堆乱石。石壁缝里那铜壶滴漏一样的水滴，还是那么半天一滴半天一滴，永不间断地滴滴答答落下来。落满了石窝，就从一旁溢出，湿润了旁边的一片泥土。于是，每年春风吹来，野草绿了一茬又一茬……

(载 2004 年第 4 期)



山路弯弯

李树松

父亲和儿子回去的时候，天已正午。头顶上的阳光像一盆火，父子俩深陷其中倍感煎熬。

此时，山路上没有一丝风，如果往远处望过去，平地里起的热浪，越过发蔫的树梢，像雨中玻璃上的水迹，却比水迹要黏稠一些，慢慢地往上升腾着，然后洒开来，又贴到了远处的山上。那些山在视线里就油腻腻地有些晃动。

儿子坐在车后高高的菜堆上面，木木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其实他什么都没去看，阳光总想把他的眼皮往下拽，让他觉出了身体的疲惫，以致身体随着车子一起颠簸着也不曾让他感知，整个人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天没有卖掉一斤菜了，父亲又准备把这车菜拉回去沤肥，一次次地无功而返让少年很是泄气。

在这之前他总以为挣钱并不是什么很费力气的事。父亲是本地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种的菜总会赶上好价钱，他看到过很多次父亲在自家灯下数钱的画面，点好后父亲把钱在手上拍拍，脸上就写满了得意。这些画面给了他那样一种印象，钱是可以轻而易举挣到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钱的向往，他想尽





早去挣钱。于是，初二还没念完，他就有了退学的打算。

这时，车子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准是车子咯到了山路上大一点的石子，儿子被闪了一闪才回过神来，他往车前扫了一眼，就看到了父亲缩在驾驶位置上的身影。

儿子的心里不由得那样了一下。

从他这个角度看，父亲的背影可以简略为一团乱糟糟的头发和一件破旧的背心。正午的阳光只会让汗水在父亲的头发和背心下面潜滋暗长，山间爆起的尘土被那些汗水吸了过去，又因为这种三轮车噪音十足，和噪音一起从三轮车上喷出来的黑烟发疯一般把父亲罩住，父亲就显得更加狼狈。儿子忽然觉得父亲很可怜，他想替父亲开一会儿。

他想喊父亲，不知怎么却没有开口。

父子俩已经很长时间不怎么说话了，他们沉默着，对峙着，甚至还有一些仇视。

父亲当然不希望他退学，可是儿子却学不下去了，挣钱的欲望在他心里涌动着，他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父亲也在后悔，他不应该让儿子过早地接触到挣钱的事情。这种事情就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儿子人小心大，总想着早点挣钱得到人家的承认。可是种一辈子菜能有多大出息？人要往远处看，上学才是正路。况且儿子有那个脑子，小学时的成绩在那儿摆着呢，现在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可是儿子已经听不进去了。从去年父子俩就在争论这个问题。大道理谁都会说谁都能懂，问题是儿子说：“我学不下去了，我就是吃种菜这碗饭的。”儿子一口封死了，做父亲的只得长叹。还有什么可说的，沉默吧。

过了年，儿子跟学校彻底地拜拜了。退了学他便跟父亲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完全全的一个菜农。可是这小子整天还乐呢，天天见到钱，他当然乐。父亲却一点也乐不起来，儿



子是他的希望，现在希望破灭了，父亲心里只有悲哀。

过了夏至，进了伏天，儿子就再也乐不起来了。一个月前他们种的这茬茴香，长得油汪汪的，去年这时候茴香的价格高得出奇，谁想到今年却臭市了。整个市场没有别的，茴香特殊的香气在这里聚集发沤，就让人觉得那不是香而是臭了。

现在儿子一进市场就恶心，父亲听他干呕也不去理他。父亲也不去张罗买卖，而是坐在车上抽烟，弄得儿子心里挺烦。儿子便自己去找菜贩子，找也白找，儿子回来时看到父亲眼里的神态就是这么一句话——找也白找。儿子心里就更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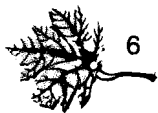
烦归烦，此时，儿子看到父亲一副老迈的样子心里还是有些不忍，便叫了一声爸，说：“我开会吧。”第一次父亲没听见，三轮车的噪声不会轻易让儿子的喊声得逞。儿子又使劲喊了一遍，声音飞到了噪声的上面，在山间来回撞了撞，这次父亲听到了。

车子停了，山里一下子静了下来。这一静，让父子俩又有些不自在，父亲拿出水壶给儿子，儿子接过来喝了一大口。然后望一眼山谷对面的那个角落，那里就是他们的村庄。喝完水儿子去开车，父亲则爬到了菜车上面。

车子响了，弯弯的山道上这辆载着满满一车菜的三轮车吃力地向前爬行着，一切又恢复了刚才的场景。

山里的路就是这么奇怪，明明和村子相距不过几十米，却因为山谷留下了一条小溪，你就得爬很长很长的山路，再过一座小桥才能绕到那里；又因为山路本来就是依山修成的，山路随着山势递进递出，九曲十八弯，像根绳子在山里抖来抖去。儿子知道还得耐心地开上好一会儿才能赶回去，再加上山路危险性大，他就闷着头全神贯注地开着，以至于车厢后面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车子驶到了村口，父亲忽然拍了拍他的肩：“儿子，歇





会儿吧。”儿子也没回头：“爸，您怎么下来了，可别摔着。”儿子还是感到奇怪，车上还有那么高的菜堆，父亲是怎么下来的？他把车停下回过头去，看到父亲就坐在他身后，车上空空如也，那一车的菜呢？

父亲不去看他，而是把头转回去，看着山谷对面的山路。在弯弯的山路上，每隔几米就是一个小点，那些小点顺着山路左旋右转，像是给那根绳子打了很多小结。父亲这时自言自语道：“拉回去也没多大用了，还不如就这么扔了呢。”儿子知道父亲是在说给他听，第一次把菜拉回去沤肥时父亲就点过他：人要是没用处就像这臭市的菜，沤肥都没多大的劲。那时他还嫌父亲嘴碎，现在他在一旁听着，什么都没有说，他好像看到了父亲坐在高高的菜堆上往下扔菜的镜头。那些扔在山路上的菜此刻在他眼里不再是一个一个小点，它们变成了一条蛇，慢慢地钻进了儿子的心里。

那种印象真是太深刻了，很多年以后他的脑子里还一直抹不去山路上的那个情景。儿子有时就想，如果那一天他们把菜还像往常一样拉回去倒进坑里沤肥，他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震动。可是那一天父亲把它们一捆一捆地扔到了山路上，打了无数小结的山路不再是根绳子，而是变成了一条鞭子，总在不停地抽打着他。

第二天，他就返回了学校，几年以后他考上了大学，按父亲的说法，他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可还有儿子不知道的事。那一年的春天，父亲是特意为他种了二亩地的茴香。父亲预先就猜到伏天的这茬茴香不会有好价钱，可父亲想的是：耽搁这一季菜没什么，可不能误了儿子一生啊！

(载 2004 年第 4 期)

